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三　　夫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勸織師學處第二十四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夫婦二人俱作邪行與外私通事廣如前從非親居士乞衣具說緣起乃至彼婦告其夫曰聖子大德鄔波難陁頻於我等為說法要我等於彼未表敬心衣食之中宜申供養長者報曰賢首善哉應作婦曰我有細縷令其織師織作鉢吒（言鉢吒者謂是大疊與兩裳量同總為一幅此方既無但言衣疊前云衣者梵本皆曰鉢吒也此云縷織）持與大德鄔波難陁令其披服便將縷線與彼織師告曰賢首汝以此縷織作鉢吒擬奉大德鄔波難陁織師曰如是為作時彼使女聞是說已作如是念我以此言當告大德鄔波難陁令彼歡喜時鄔波難陁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到其舍見彼使女掃灑門庭遥見鄔波難陁放箒而礼白言聖者我有喜言敢欲相告報言欲道何事女曰宅主夫婦欲以鉢吒奉施大德鄔

定明

波難陁曰世間貪求我當一數此之
使女亦復請知即告女曰汝今弄我
報曰豈敢相弄鄔波難陁曰若其實
者家長瞋時當為求㲲若其虛者多與
汝杖還令依舊衣食不充女復報曰
若大德不信應往某處某織師家自
自觀見即便往彼到織師舍告言賢
首此之鉢吒欲為誰織織師報曰此
為大德鄔波難陁即便告曰汝頗曾
識鄔波難陁不報言我不曾識報曰
我是鄔波難陁賢首此之鉢吒本為
我織宜可長申復令寬廣彼便荅曰
聖者如其線少何處求之報言長者
自當相與我亦復當與汝勞直即便
捨去更於後日著衣持鉢入城乞食
次至勝鬘夫人所住之宅便為敷座
令其安坐夫人礼足在一面坐為聽
法故時鄔波難陁即為說法既聞法
已白言聖者今日頗有受請食處為
巡門乞耶鄔波難陁報言巡乞勝鬘
夫人便作是念誰有施食能過於我
即便取鉢以好美團盛滿授與彼受
得已願言無病出門而去即便往到
織師之家報言賢首汝當展手既見



定訴

展已持一美團授與令食彼既食已
問言氣味何似荅言聖者此歡喜團
極成美妙問言汝曾得此美好食耶
荅言實未曾食報言可展衣裾彼即
展裾以鉢美團悉皆傾與報言賢首
為我好織我更時時知汝辛苦於廣
長中更可增益報言縷線誰當見添
鄔波難陁曰施主邊索後時線盡往
施主家于時夫在婦無報言長者我
今縷盡當為添之長者即便以縷相
與後還縷盡更就家索于時婦在
夫無報言大家我今縷盡更為添
之其婦即便以縷相與復還縷盡
更就家索于時正屬夫婦皆在報
言長者為織鉢吒其縷復盡可更
相添婦曰所織鉢吒豈更增大夫
問婦曰我曾添縷汝亦添之報言
我添長者曰豈可鉢吒倍更增廣
織師報曰豈是新增初張機日大德
親來於廣長中令我增益我便用語
而更增廣婦便念曰吾今試往看彼
鉢吒其狀何如即便持縷至織師宅
見其鉢吒極甚廣大堅密嚴好即便
努目含瞋告曰我此上疊不與苾芻

我當為彼更織餘疊語已便去時鄔波難陁時時来問此男子衣欲了未織師報曰我雖欲了仁令未了鄔波難陁曰汝言何義報言彼長者婦觀見鉢吒努目含瞋作如是語我此上疊不與苾芻我當為彼更織餘疊鄔波難陁告曰男子知我於汝有恩情不報曰極知所遺美團食猶未盡報言男子見我在彼長者宅內汝當持疊至彼相還織師曰聖者宜去待我片時料理餘縷送至彼家鄔波難陁即往其宅背門而坐時長者妻便来礼足向門而坐時彼織師持鉢吒至其婦遥見舉手相遮不令其進于時織師佯不相見徑面而入便以鉢吒置婦懷內告言此是鉢吒時鄔波難陁即便攬取為其呪願廣說如前婦便報曰聖者待長者来自手持施鄔波難陁曰我且為染長者若来以仙人服如法相施婦便報曰聖者世尊有說白色為勝報曰仙人服勝我為染之即便離座出門而去時彼織師從婦索直報言男子汝今失我鉢吒

更從索直即宜疾去其將衣者從彼
覓錢是時織師即便疾詣鄔波難陁
所報言聖者還我織價報言汝宜可
向長者處求即便還来至長者處從
索織價長者瞋怒同前發遣復至鄔
波難陁所從索衣直報言更去彼當
還汝即便復去報長者曰還我衣價
彼便大怒而報之曰汝若休去我亦
不言若更来者當以破瓦椀繫汝頭
下繞室羅伐城告令人衆聞是語已
還至鄔波難陁所告言聖者彼長者
婦期剋於我汝若停息我亦不言若
更来者當以破瓦椀繫汝頭下繞室
羅伐城告令人衆唯願聖者愍我貧
人當還織價鄔波難陁告曰男子若
他為我織衣服時令我還價者我今豈
有三衣鉢耶汝若索者可来共筭汝
所得我美園之類計直幾多且論麵
價乃至酥油糖蜜香物之屬及至筭
了過其織價報言男子汝處却負我
錢因何從索織價久立日中困而放
去時彼織師既得脫已極生嫌賤作
罵詈言沙門釋子不知猒足恩義與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三　第五張　丰

我更徵其價非真沙門有何正法諸
苾芻聞以事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
衆問鄔波難陀汝實作如是不端嚴
事耶答言實尒世尊種種呵責乃至
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非親居士居士婦為苾
芻使非親織師織作衣此苾芻先不
受請便生異念詣彼織師所作如是
言汝今知不此衣為我織善哉織師
應好織淨梳治善簡擇極堅打我當
以少多鉢食或鉢食之類或復食直
而相濟給若苾芻以如是物與織師
求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及餘諸類
親非親義及七種衣廣如上說先不
受請者謂未曾告知便生異念者謂
心欲求衣詣彼織師等者謂自述其
意為我織者明為已身應好織者欲
令衣長善應量故淨梳治者欲令衣
廣及鮮白故善簡擇者謂除其結令
精細故極堅打者欲令滑澤及密緻
故我當以少多鉢食者謂與五種珂但
尼食五種蒲膳尼食或以鉢食之類者

謂以生穀等與之或復食直者謂與
其價言苾芻者謂鄔波難陀以如是
物者謂是上事得衣者謂衣入手泥
薩祇者並如上說此中犯事其相云
何若苾芻為求衣故從座而起整理
衣服持二五種食等至織師所而授
與之勸令好織皆得惡作得衣之時
即犯捨墮親非親等並如上說

奪衣學處第二十五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
園時六衆苾芻常法如是若與他出
家及受圓具若彼門徒共住之時未
知師主行惡行者便與共住若其苾
後知其行跡即便棄之與善苾芻而
為同住唯除佛教每日三時来詣師
所恭敬礼拜時難陁苾芻有一共住
弟子名曰達摩常懷慚耻追悔為心
於諸學處愛樂尊重彼未曾知難陁
惡行與之共住既知行跡即便捨之
與善苾芻而為同住除三時礼于時
世尊命具壽阿難陁曰汝往告諸苾
芻世尊欲往憍薩羅人間遊行若諸
具壽樂隨從者應料理衣服時具壽

阿難陁奉佛教已至苾芻所如教宣
告時難陁苾芻聞是教已便告鄔波
難陁曰世尊有教欲去遊行我等住
此日歷百門方能滿腹若我隨佛出
遊行者雖有十八種希奇利益然而
無量百千大衆圍繞多飲濁水設樹
下坐亦無由得我今寧可將一故識
苾芻讚歎三寶在前而去若如是者
我等方得安樂而行多獲利養時鄔
波難陁聞已作如是語阿遮利耶仁
今捨棄金鉢求瓦盂耶仁之弟子名
曰達摩常懷慚恥追悔為念於諸學
處愛樂奉持彼尚懷恥不来餘人豈
肯相逐然佛世尊說四攝事謂布施
愛語利行同事若行此者彼或容来
我等皆無誰肯同住是時達摩有僧
伽胝稍多故破有人與疊更欲造新
便作是念我今當去問鄔波䭾耶欲
造僧伽胝便持所得疊往難陁所時
有乞食苾芻見達摩去問曰具壽達
摩欲之何處彼便報言我有故僧伽
胝今得此疊往問鄔波䭾耶欲更新
造乞食苾芻聞而告曰汝若更造新

大衣者此之故物當與我来報言好
是時達摩至難陁所白言鄔波馱耶
我僧伽胝故令得此疊欲造新衣故
来請白時鄔波難陁報難陁曰阿遮
梨耶今正是時難陁報曰具壽達摩
我有僧伽胝今持與汝何用造新達
摩報曰不須鄔波馱耶我但縫此而
作大衣鄔波難陁告曰達摩我昔別
聞今時別見我比聞汝常懷慚恥追
悔為心於諸學處愛樂奉持我實不
知汝違師教豈可汝師相勸為惡是
時達摩聞尊者責默尒無對難陁便
以僧伽胝而授與之彼便為受作如
是語鄔波馱耶當受此疊難陁告曰
具壽達摩我豈共汝攙易衣耶此疊
汝自受用達摩便念我今何用此擬
物耶即便白師我今欲將此疊施與
僧伽曾有乞食苾芻從覓故僧伽胝
今欲與彼師曰隨意即以疊施僧伽僧
伽胝與乞食者達摩便於他日著僧
伽胝礼親教師是時難陁報達摩
曰具壽阿難陁傳世尊教今者欲向
人間遊行能隨從者可料理衣服我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二 第九張 夫

等若往於此日歷百門方能滿腹若
我隨佛出遊行者雖有十八種希奇
利益然而無量百千大衆圍繞多欲
濁水設樹下坐亦無由得我等宜應
讚歎三寶在前而去若如是者我等
方得安樂而行多獲利養達摩報曰
鄔波馱耶若從佛行有十八種利然
鄔波馱耶將為過患我今情樂從佛
世尊難陁報曰具壽汝隨我去達摩
報曰鄔波馱耶我不前行願隨佛後
難陁瞋忿即便告曰愚癡物我豈為
福與汝大衣本意望汝隨我後去若
不去者還我衣来我不與汝是時達
摩即自思念我寧無衣不能共此六
惡行人相隨而去容生過惡即還彼
衣尒時世尊大衆圍遶廣如上說隨
路而去諸佛常法將欲行時猶如象
王全身右顧勿令徒衆披服乖儀便
見達摩著上下二衣欲人間遊履見
已便告具壽阿難陁曰阿難陁豈安
居後苾芻不得衣利耶阿難陁白佛
言大德苾芻得衣佛言若得衣者何
意達摩苾芻但著上下二衣欲人間

遊戲時具壽阿難陁具以因緣而白
世尊世尊告曰豈有苾芻與他衣已
而更奪耶尒時世尊以此因緣問難
陁曰汝實奪衣不答言實奪佛以種種
呵責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先與苾芻衣彼於後時惱
嗔罵詈生嫌賤心若自奪若教他奪
報言還我衣來不與汝若不離彼身
自受用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若復苾
芻者謂釋子難陁與苾芻者謂是達
摩衣有七種如前廣說與衣者謂與
共住門人或復餘類後時者謂於別
日惱嗔罵詈生嫌賤心者謂身語心
現嗔恚相自奪使人奪取彼衣離身
者謂摠離身自受用者謂屬己也泥
薩祇波逸底迦者廣如前說此中犯
相其事云何有三種相謂身語二俱
身者若先與衣後懷嗔恨手自奪取
或牽或挽然口不言乃至衣角未離
身時得惡作罪離身之時便招捨墮
是名身業語者謂出其言而奪彼衣
不動身手結罪同前二俱者謂以身

語而奪其衣結罪同前言教他者若
教苾芻奪彼衣時衣未離身二俱惡
作若離身者俱得波逸底迦主有捨
過若教尼奪集罪亦同此下之三衆皆
得惡作若諸俗人男女奪者得無量
罪無犯者有二種一為難事二為順
教言難事者若其二師見已門徒於
恐怖等處或在非時河岸涉險恐其
失落強奪取衣此皆無過言順教者若
其二師見已門徒與惡知識而為狎
習或同路去奪取其衣勿令造惡是
名順教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
心乱痛惱所纏

急難施衣學處第二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逝多林於
聚落中有一長者信心賢善於阿蘭
若中奉為僧伽造一住處種種莊嚴
悉皆具足有六十苾芻而住於此四
事供養無不豐贍是時長者遇病身
亡從此已後供養斷絕時諸苾芻詣
其子所告言賢首汝父造寺供養六
十苾芻衣食豐足汝今頗能作是事
不子答之曰有能施百或有施千乃

至一億或有自身而不能齊我今不
能如父供養時諸苾芻聞是語已悉
皆捨去于時有二年老苾芻是此村
人出家離俗自行乞食住此寺中後
於異時北方商旅既見其寺即便俱
入高聲讚歎周旋制底遍觀房宇皆
見空虛便作是念應是苾芻宴默而
住或可往詣晝日閑林更復細觀見
二老者即便告曰阿遮利耶此寺苾
芻今在何處即以上事而具告知商
主聞已告同旅曰我於長夜常有此
念善哉我於何時得為僧伽造一住
處安置苾芻衣食供養此寺造訖現
無施主我當補處供養衆僧即便張
一大疊以物置上告諸人曰君等若
能見隨喜者幸可量力各出少多共
求福事時諸商人各持惠施便獲多
物于時商主告老苾芻曰阿遮利耶
此物擬供六十苾芻於此安居以充
衣食直此是月八日直此是十四十
五日直此是供病醫藥直此是衣利
有好苾芻招携住此我至夏末當更
重來一百苾芻隨力供養作是語已

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一　第十三張　去

文龍

礼拜而去一老苾芻報同伴曰今多
獲利誰當藏舉報言小者當舉其時
小者即為舉之誰復當往室羅伐城
喚諸苾芻来住於此報言小者小者
荅曰我已掌衣仁當自去時老苾芻
即便往詣室羅伐城向逝多林六衆
常法恒令一人住寺門首時鄔波難
陁在門首住遥見老苾芻来鬚如荻
花鄔波難陁便作是念此老者宿從
何而来告言善来善来大德彼告曰
敬礼阿遮利耶敬礼鄔波䭾耶鄔波
難陁即生是念此是摩訶羅不辨尊
卑即問之曰老叟從何處来荅曰我
從某處毗訶羅来告言老叟為是毗
訶羅為是毗伽多彼便問言何謂毗
訶羅何謂毗伽多荅言衆事豊贍是
毗訶羅所須闕乏是毗伽多報言往
昔毗伽多今日毗訶羅鄔波難陁曰
何意如是報曰北方商人来入寺中
捨財供養須六十人我今故来喚苾
芻衆鄔波難陁聞斯語已即作是念
令此老叟勿令入寺告曰汝欲於此
該誘苾芻老叟知不勝光大王種種

衣食供養苾蒭及勝鬘夫人行雨夫
人并剎帝利給孤獨長者仙授吉舊
毗舍佉母善生夫人更有衆多淨信
婆羅門長者居士等上座日日常為
呪願諸有苾蒭未來至者情樂欲来
現在衆僧歡心樂住四事供養曾無
闕乏世尊大師親為說法法食兩途
皆無闕少若其大衆知汝欲來諸苾
蒭者必當與汝作驅擯羯磨然我兄
弟現有六人人各有十弟子為慇汝
故我等當行時老苾蒭報鄔波難陁
曰聖者我欲暫往礼世尊足方還故
居鄔波難陁作是念若有諸餘黑鉢
之類聞斯告時在前而去即便報曰
老叟汝豈不聞佛說頌言
諸法心為首　心勝心速疾　由心清淨故
讚歎并身礼　當受勝妙樂　如影鎮隨形
時鄔波難陁說此語已即捉其項按
使伭頭汝應口道南謨佛陁南謨達
摩南謨僧伽彼便告曰阿遮利耶我
今渴乏應求水飲鄔波難陁報言老
叟可於此住我以汝缾添水令滿於
此飲之即便取水令其飲訖報言老



宝詣

叟即宜可去更莫久留遠送登途勿
令其返六衆常法至日暮時同聚一
處有善惡事皆相報知時鄔波難陁
便入寺內告六衆曰諸具壽我等何
時免此辛苦彼便問曰大德頗有少
多奇異消息報言有某處聚落有毗
訶羅北方商人来至其所情樂供養
六十苾芻衣食豐足無所闕少諸人
聞已咸云我去我等於彼作安居不
鄔波難陁曰不於彼處而作安居我
等往彼於前夏中皆食敢已還来至
此作後安居即將門徒隨路而去既
至彼已舊住二人遥見来至報言善
来善来諸具壽即便授與房舍卧具
及諸小座安水器物于時六衆作如
是議我等遠来有所求覓其所為事
宜共觀瞻即語老苾芻曰現有利養
可將出来時二苾芻稟性質直所有
利物並將出現此是六十苾芻供安
居物此供常食此是月八日十四十
五日所費之直此是醫藥所須及供
衣之利是時六衆撿見物已自相謂
曰此二老慳不肯施設精妙食敢供

養衆僧然此老叟已為守護僧家資
具頗成勞苦宜應放免驅役之事時
二老人既蒙放免極生歡悦六衆相
謂我等應差能撿校者日日之中能
為僧伽作十八種奇妙餅果供養僧
者即便差作知事之人彼受僧教日
日常營上妙飲食未久之間財物罄
盡時知事人於上座前白言大德僧
家食直今並已盡唯餘一日上座告
日具壽若戒不具者可待節日我等
戒行具足豈待日耶現有八日十四日
十五日擬供養者皆預噉之其受事
人依教即營悉皆食訖復白衆曰餘
一日食在上座報曰五取蘊身常嬰
病苦所有藥直亦可噉之現有衣資
亦須分却各自持去隨路而歸即便
相與分其衣直復白衆曰一日粥在
鄔波難陁告知事曰喚老叟來報曰
汝本請僧云三月内供養豈足未滿
一月悉皆罄盡彼二耆曰豈可施主
遣日日中作十八種奇妙餅果常飡
好食上座報曰老叟得食之時徑頭
飡噉今聞罄盡出嫌賤言鄔波難陁

一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一 第七張 去

宝龍

告知事人曰此二老叟衆應與作驗
擯羯磨有餘復云汝二老人疾當求
懺若更遲者久事佞頭項筋舒脆彼
二即便對衆求懺補捺伐蘇荳衆曰
諸具壽此二老人禀性愚直大衆慈
悲可共容恕大衆即便布施歡喜鄔
波難陀報老叟曰此聚落人全無信
敬我等於此乞食難求若更有餘即
可擎出必其無者我等當行彼二答
曰大德更無遺子時六十人悉皆隨
路往室羅伐城即至彼已咸坐後夏
三月既了彼舊商人還来至此同前
入寺讚歎礼拜巡房重見二老苾芻
問言寺内苾芻今何所在報言賢首
此無苾芻商人曰豈不我云請六十
苾芻於此坐夏時二老人具以事告
商主報曰仁於何處請得苾芻報言
六衆苾芻幷其徒伴商主報曰仁往
大海取假瑠璃豈逝多林更無餘人
仁等何因但請六衆是時商主及諸
商人各生嫌賤沙門釋子無有耻愧
破壊淨法我等初起信芽即令摧折
諸苾芻聞以事白佛佛言夏中分物

有此過生故諸苾芻不應夏中分夏
利物若夏中分者得越法罪此是緣
起尚未制戒即於此時於此城中苾
芻尼大世主常修寂定所有門徒亦
皆宴寂法與苾芻尼常樂持經所有
門徒亦持經藏斯之二人同居一寺
若大世主門徒從定起已時法與尼
告門徒曰諸妹世尊聽許諸苾芻尼
出家圓具皆是大世主勸請之力如
世尊說若人能護他意當生多福諸
妹汝等亦應作無常觀是時門徒隨
教而作若法與門徒讀誦之時大世
主告門徒曰諸妹如來世尊於三大
劫修諸苦行無量百千六波羅蜜多
悉皆圓滿證無上智斯等皆為饒益
有情如世尊說若人能護他意當生多
福諸妹汝等亦應誦無常經是時門
徒隨教而作時二苾芻尼及諸門徒
相將護故所修善品不能增進如花
少水有鄔波索迦名毗舍佉於法與
苾芻尼深生敬信彼於苾芻尼所須
資具皆隨意與時毗舍佉曾於一時
至法與尼所為申礼敬既至其所尼

便告曰鄔波索迦多苾芻尼共在一
處而作安居更相護惜所修善品不
能增進如花少水汝頗能與苾芻尼
衆別造寺不彼即報言聖者我大有
物而無其地地皆屬王我無由得法
與報曰必其能者我為白王望得其
地毗舍佉曰若得地者當為造寺時
法與尼即便往詣勝鬘夫人所是時
夫人見法與来告言善来善来聖者
可於此坐尼既坐已便礼雙足告言
聖者何意得来報言夫人我今欲為
諸苾芻尼造一住處然地皆屬王無
處能作我為地故欲白王知夫人報
曰聖者當去我為白王時法與尼呪
願無病從坐而去是時夫人往詣王
所白言大王王於今日獲得大利聖
者法與苾芻尼来至王宅王言聖者
何為得来夫人報曰聖者意欲為苾
芻尼造一住處彼言大地皆屬於王
為求地故欲有啓白王便荅曰必其
聖者須我中宮將欲造寺我當捨與
別造居宅若不欲者隨所樂處任情
修造是時夫人得王教已令使往報



字龍

聖者王令隨願王言必其聖者須我
中宮將欲造寺我當捨與別造居宅
若不欲者隨所樂處任情修造時法
與尼聞是教已具報毗舍佉知時勝
軍王有二將帥一名善劒二名善弓
當尒之時善劒持兵出師他處是時
彼婦與外私通近彼家邊有空閑處
法與求地遂便至此法與報曰此中
造寺形勝可愛時毗舍佉即於此地
造寺興功未久之間寺便成立時苾
芻尼遂與門徒於此居止時善劒軍
旋師歸故彼之婦女隨意遊從時彼
諸人尋逐得已將還至舍以杖打之
悉皆號叫出大音聲諸尼皆來白法
與曰聖者我避天雨逐溺河中時法
與尼聞是語已作如是念彼諸人等
有善根不即便觀察知有善根繫屬
於誰皆在我所即報門徒曰諸妹為
欲化度當忍受之時法與尼遂以瓦
盆置於一處告門徒曰諸妹所有殘
食皆當置此時彼諸尼有殘餅食皆
安於此時小男女來入寺中若是男
者時法與尼以油置手令自摩頭以



宋詣

其殘餅而授與之若是女者時法與尼自持香油塗其頂上皆以殘餅與之令食時諸男女得餅果已悉將歸家其母見已皆問之曰汝於何處得此餅来荅云聖者法與惠我令食諸母聞已皆作是念觀此㦛愛便是聖者法與助我養兒由此事故便於尼處敬信倍深各生是念若我夫主更去征行我等皆當詣聖者所承事供養便於後時彼之夫主從軍而去時法與尼知彼諸女堪受化度便遣門徒灑掃庭宇以新牛糞而塗拭之并安澡豆及以淨水嚴設香花并供養具美音聲者差令讚佛時彼婦人夫主去已皆相呼命来入寺中至法與所時尼見已報言善来姊妹彼皆敬礼共相問訊授以澡豆灌以淨水令洗手已悉與香花教其右旋供養制底歌詠讚歎既供養已時法與尼於大衆前就座而坐時諸婦女皆致敬已當前而坐為聽法故時法與苾芻尼觀衆根機界性差别隨其意樂而為説法令彼諸女心得開悟即於座

止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種薩迦耶
見山皆得預流果廣説如前離三悪
趣得涅槃道歸依三寶受五學處不
殺生乃至不飲酒成鄔波斯迦
時諸婦女礼尼衆已各並歸舍既至
舍已灑掃家庭以新牛糞淨塗拭訖
威儀庠序寂止而居後於異時夫主
廻軍各在途中而作是念我家中婦
共何男子行非法耶時彼諸婦聞智
歸還皆共出迎既相見已報言善来
善来聖子辛苦即各引還至其居宅
時彼諸婦各與其夫香油塗身湯水
沐浴供以美食冠帶花纓時彼諸人
各作是念希有今日礼節威儀皆問
婦曰何意今者供給異常婦荅夫曰
聖子知不我蒙聖者法與苾芻尼為
説妙法能令我等於生死中雖復流
轉極重煩惱不復現行猶如往日時
彼夫主各生是念聖者法與能調難
調我之妻室於昔日来多造邪行我以
種種杖楚苦言責罰然不能改由蒙
聖者為説法故便得調伏此則聖者
恵我大恩我等宜應共白王知往至



宗鎬

寺中礼拜聖者時法與尼觀彼根機
堪受化度即便掃灑房守廣說如前
令彼諸人皆得見諦讃歎希有如前
具說乃至歸依三寶受五學處作如
是語聖者我從今日乃至不以故心
損蟻子命然而我等持刀自活今時
斷殺其欲如何尼便報曰賢首執無
鏃箭持無弦弓手把木刀勿生害意
諸人荅曰我等奉行彼諸軍士既見
諦已不飲酒不慱弈不行邪行由斯
家業受用豐饒所有象馬養餧如法
亦皆肥盛後於異時憍薩羅勝光王
邊隅逆命發兵往征所去軍師皆被
他敗復令將去還遭沒落時國大臣
進白王曰邊隅兵盛王師日羸王不
親行彼難剋伐王聞是語即便宣令
普告諸人於我國中持刀活命者悉
皆隨我伐彼不臣王有二軍一名善
劍二名善弓王既出已令善劍先鋒
善弓後殿王見前軍人馬肥盛王問
大臣曰此是何軍大臣白言是王善
劍軍前鋒而去時王迴顧見其後軍
人馬羸瘦王問大臣曰此是何軍大

臣白言是王善弓軍以為後殿王曰
卿等豈可給軍粮不平等與大臣白
言均平給與王曰喚来彼便喚至王
親問曰汝軍得粮豈不均等白言大
王得料相似王曰何故前軍人馬肥
盛汝之軍衆羸瘦如是彼白王曰我
等若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木刀
不欲傷害所有兵器賣以充食我等
軍兵亦皆肥盛王聞此語問前軍曰
汝等豈可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
木刀不欲傷害白言實尒王曰汝等
豈欲將我至彼令他殺耶即便白言
豈可器仗而能鬪戰終須人力方破
彼軍王聞忿怒告云若器仗不能戰
人能戰者汝等宜去降破彼城作是
語已王便迴駕時前軍人詣法與尼
處告言聖者王遣我等往伐彼城我
等今時欲作何計法與報曰賢首仁
等但去至彼邊城必當得勝然每於
宿處誦三啓經既至邊隅圍彼城郭
即於其夜通宵誦經稱天等名而為
呪願願以此福資及梵天此世界主
帝釋天王并四護世及十八種大藥

又王般支迦藥叉大將執杖神王所
有眷屬難陁鄔波難陁大龍王等
時彼軍人聞法與苾芻尼所說事已
即便礼足歡喜而去每於住處誦三
啓經既至彼已遍圍城郭即於是日
通夜誦經時彼將軍依法與尼所教
之法遂廣為呪願如前具說并設祭
食供養天神當尒之時北方多聞天
王須往衆多藥叉集處聞諸軍衆說
呪願聲便生是念誰稱我名而為呪
願遂俯觀察見諸軍衆復作是念我
此法弟非處駈馳即告般支迦藥叉
將軍曰此之軍兵是我法弟非處駈
役汝等宜應降伏此城付彼軍衆藥
叉敬諾即便去斯不遠化作軍衆象
如大山馬形如象車如樓閣人等藥
叉時城內人遙見軍来生大恐怖共
相告曰國之與命何者為先國破更
求命斷難續宜當保命豈顧城耶遂
即各捨兵器開大城門自繫其頸求
哀乞命時善劍軍見斯事已各起悲
憐不加殺害取其將師并諸封邑皆
大歡喜返旆而歸到其王所白言大

王此是兵衆及封直之物王極欣慶
告軍人曰所將封直用賞勞勤俘虜
諸人設盟還放時善劍軍人便作是
念我等出師安隱歸故斯等皆是聖
者法與威神之力遂相謂曰由聖者
力使我得勝今持此封直供養聖者
即便持物往至其所報言聖者我等
保命戰勝言歸國王歡喜賞賜豊贍
令持至此略表丹心唯願慈悲為受
斯物法與報曰賢首若於三寶不興
供養雖生天上而受貧苦汝等宜應
於佛法僧而興供養當令汝等於長
夜中常受安樂時彼諸人蒙斯教已
皆往逝多林請佛及僧於三月夏安
居內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於日日中
每於食前供養三寶於食後時聽聞
妙法初夜後夜繫念思惟後於異時
復有邊隅不臣王命時王遂勑善弓
軍曰汝等可去伐彼邊隅時善弓軍
白大王曰我兵羸弱彼軍強盛可令
彼去我更後番王命善劍軍曰汝等
可去伐彼邊隅彼軍白王我番已了
未合軍行王曰且應此番後當免汝

時彼軍人承王教已共相議曰前伏
彼城是藥叉衆威神之力我今更去
定死無疑然而我等於三月內請佛
及僧隨有所須悉皆供給我等宜可
奉彼夏衣從軍而去即持衣物往逝
多林于時世尊宴默而坐諸人持物
詣苾芻所白言聖者我等被使往伐
邊隅於彼戰亡難期再入此是夏中
施物幸為受之時諸苾芻報言賢首
大師世尊已制學處不許我等夏內
分衣我不敢受報言聖者幸當受取
置在一處待夏了日衆共分之諸人
以衣置一房中便捨而去時彼諸人
持先器仗師旅而出時給孤獨長者
見而問曰君等何之報言長者欲往
征行長者報曰豈非君等先已征還
答言行了若尒何故復更征行報言
王遣我等且應此番後當相免長者
報曰且住於此我為白王是時長者
便詣王所白王曰王今何意使善御
軍王曰某城叛逆今往討之長者曰
彼當番未王言已去長者曰若如是
者何故頓行王曰後番放免長者曰

王令知不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
木刀能降他不然彼軍人皆是佛子
乃至蜫蟻不故斷命前去征討刀是
藥又大衆為伏彼城令者重行恭將
没落豈非大王傷害佛子是時大王
知是佛子告大臣曰當宣我教告毗
盧宅家使知從今已去有征行處更
勿差遣善劒軍人時諸苾芻夏安居
了往諸人所報曰賢首我隨意事訖
有衣與我彼便報曰聖者我先與之
彼處應取時諸苾芻開房取物但見
螻蟻土封積成大聚時諸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應差藏衣苾芻若苾芻五
法不具者此不應差差不應作云何
為五謂有愛恚怖癡藏與未藏不能
曉了五法具者此即應差差應令作
云何為五謂無愛恚怖癡藏與未藏
善能曉了如是應差先當勸喻一苾
芻曰汝某甲能與僧伽於夏三月中
藏護衣不若言能者應敷坐席次鳴
揵稚以言白詺僧伽盡集令一苾芻
作白羯磨尒時世尊讚歎持戒及尊
敬戒者少欲知足行杜多行威儀畢

[illegible]有部毗奈耶卷第十[illegible]　第十九張　夫

宋信

肅知量而受隨順苾芻所行之法爲
宣說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
隨開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前三月夏安居十日未滿八
月半未滿有急施衣苾芻須者應受乃
至施衣時應畜若過畜者泥薩祇波逸
底迦苾芻者謂佛法中人十日未至八
月半者謂夫隨意時有十日在前三月
夏安居者非後安居也有急施衣者
有其五種云何爲五或爲自病故施
或爲他病者故施或將死時施或爲
死亡故施或將行時施苾芻須者謂
心樂欲衣者謂七中隨一應受者謂
受畜已隨意分之乃至施衣時應畜
者謂舉藏也何謂施衣時謂不張羯
恥那衣一月若張羯恥那衣五月是
謂爲時過此非時若過此時不作分
別而畜衣者犯捨墮捨之法式廣說如
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若於夏
內分夏利養或過時而畜皆得捨墮
若於十日中得五種急施衣分之無
犯若在夏中或時施主欲得自手而
行施者取亦無犯若其着得藏衣苾

丙有部 奈耶卷第十二 第十張 丈

豈或可施主作如是語我行還自手
當施雖過時分畜亦無犯又無犯者
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三　第二十張　夫